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正小雅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居洛邑定九鼎爲而周復都豐鎬魚藻紋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

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虞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爲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

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也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焉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二。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蘋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授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篚厥元黃。○〔程氏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迎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民不恌。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菣去刃反也。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爲菣。郭璞曰。今人呼爲青蒿。○〔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毛氏曰〕恌、愉也。孔氏曰。愉音臾。說文訓爲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恌。愉薄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瀌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苓、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

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 勞。力報反 使。所吏反 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 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 周道倭。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 我心傷悲。

〔毛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 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 盬。不堅固也。董氏曰。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盬。故安邑之出爲鹽。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卽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爲是說。抑不知

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騑騑。嘽他丹反嘽駱音洛焉。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也。爾雅注云。小跽。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鵻、夫不也。孔氏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鶉鳩也。○朱氏曰或曰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苞栩解見鴇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起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敘反駸。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敍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爲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遣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所巾反駪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駪駪。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於外爾。○〔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所以賁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驖。○〔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爲周。魯語曰。忠信爲周。注云。言常諧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爲咨。出左傳。○〔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

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解見駉均、調也。○〔歐陽氏曰〕諏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

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及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敘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敘。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敘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 不韡韡。韋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

韡韡、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殖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氏以爲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蕚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鄂作蕚、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蕚。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敍兄弟相賴之事、入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如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敘。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鶉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茲甚也。永、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邱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爲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友矣。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

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作鶺鴒。爾雅作鶺鴒。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左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齊雅曰。鬩、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塡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塡眞塵同。○釋文曰。案雅塡依字音田。與眞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恨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其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喻遠也。○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爲窺。同。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相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敍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

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眞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〇〔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〇〔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〇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允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反）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儐、陳也。〇〔蘇氏曰〕飫、饜也。〇〔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〇〔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

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荅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尙宮。其合也無間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本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爲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奴。奴卽子。蓋唐人猶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

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其驕反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敍其情推其義以

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桐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恆久不渝。可質於神明。邱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聞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爲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紵。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孚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爲聲而有柿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僮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

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臧僖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慼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託。節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掃灑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言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起處反有酒湑思敘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旬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墠。○〔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湑、所六反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疎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酾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讓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尸稼如反下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祜福祿之厚蒙被臣民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復。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反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間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毛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慇勤重復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脊音積。○〔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

吉蠲古系反爲饎尺志反是用孝享許丈反禴餘若反祠嗣絲反烝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礿。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礿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礿。禘又爲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盩直留反○〔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爲先公。○〔毛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爲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爲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爲民。不當以爲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曰氏。徧爲爾德者。言助爾爲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爲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恆古恆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恆、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緪字作恆。○釋文曰。緪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

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先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至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虧也。○〔程氏曰〕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蔭。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影。○〔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音險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

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爲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憂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恆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

可蹙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蘇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總弛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禦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腔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紿音計也。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紿、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鑿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

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末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彌弭爲弓反末也紽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紽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爲弓韔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帥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獵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爲戒備獵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此章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饑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若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戍役再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賴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嶲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八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敍。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爲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邱氏曰〕將言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旆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旐或載旟也○楊氏曰曲禮行則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爲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旐者元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旆旆旐垂貌。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王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爲戰也○〔鄭氏曰〕況、茲也。○〔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氏曰今寧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爲舂築之具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張其車乘央央然施其旂旐○〔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

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爲將者指其旟旄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旂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考。以左傳聘禮考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歛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邱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王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歛旜。及所聘之境。張旜而誓使之。旜猶軍之旂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歛旜。猶軍在道而歛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徂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人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傒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朱氏曰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

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蘩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杕杜解見唐風。○〔毛氏曰〕睆、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爲陽。遑、暇也。○〔朱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止。

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尙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邱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氏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邱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范氏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閔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

氏曰。）恤、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罶。音柳 鱨音常 鯊音沙 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曰釋器云鰥婦之苟謂之罶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也。陸璣草木疏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鯊、鮀也。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臘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罻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畏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惡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爲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義勝已甚矣豈所恃以爲治者哉○〔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罶酒潢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鮦也。孔氏曰。釋魚云鱧。鮦。舍人曰鱧名鮦。○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鱣。或作鱧鮦。定鱧鮦鮦與鱣音同。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鮦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鮦四者各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卽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侍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卽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

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尙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邱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

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邱。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邱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邱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泰音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趍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弃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雛皆興也。〔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鱣質

鱒鱐臘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罩、藿助角反也。孔氏曰釋器云籊謂之罩李巡曰籠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邱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待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興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氏曰〕汕、樔側交反也。鄭氏曰樔者今之樔罟也。○孔氏曰釋器曰樔謂之汕。○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衎、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屈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之。○〔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爲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曰。夫須。莎草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孔氏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

說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屈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陝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

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若楸是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敘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爲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問○〔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如羊反瀼兮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爲龍爲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已也。〔邱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 弟。音悌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爲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 既見君子。鞗徒彫反 革沖沖。勅弓反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曰鞗革。沖沖、垂飾貌。○後漢志注曰。干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駟驖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身。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鋒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與族人而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曰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邱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云。愾恨怨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爲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東萊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

德謂射禮也。弨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爲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皆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東萊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至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燕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醻、報也。○〔王氏曰〕醻之者。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爲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

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斜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太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而且有威儀耳鄭氏曰以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二百一十牡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錫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才

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祿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爲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任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二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

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多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清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子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閱貌。○〔鄭氏曰〕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孔氏曰〕飭、齊正也。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甸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王氏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白素裳白舄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爲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爲曰與此正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比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騮驪是驂是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日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是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卽成我服既成我服卽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州曰〕凡

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其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孔氏曰。旆繼旐垂之云。白茷繼旐者。茷與旆古今字也。此旗而言旐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縿。各畫其章。又絳爲旒。書名於末爲徽織。以著於衣。司常掌凡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有絳衣。皆其舊象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亦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卽生之徽織。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戶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戶行韓奬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戶敵家之行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旆○〔東萊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北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修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

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九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竟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蠶蝕之盤。敺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濃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炮自交反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羣臣爲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侯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炮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若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東萊曰〕酒誥曰。矧大

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璣草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卽今苦賈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爲甲七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蘇氏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邪○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奭、赤貌○〔蘇氏曰〕

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薇。○〔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鞗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力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卽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莅。曰本又作涖。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蔥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遂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爲上。旐爲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瑲瑲、聲也。○

〔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偃仰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存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求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若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瑲瑲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瑲作有創曰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顯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陸氏草木疏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卽周禮之鐃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鞠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毛氏曰〕鞠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安得鉦人爲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入曰振旅復長幼也孔平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進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尊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歸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鄭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忿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乎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淵淵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蠢、荆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九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爲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孔氏曰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褐纏旃以爲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爲楔。孔氏曰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軏之事。兩邊約車輪者也。○楔魚列反。閒容握。孔氏曰門之廣於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積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驅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敘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裘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一。鼙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鼙著門旁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呼爲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

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爲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以遂苗田。○張氏曰。蒐苗狝狩。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東萊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弈弈、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舄、達屨也。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爲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舄云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曰屨屨舄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涖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舄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者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裏以韋爲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鄭氏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毛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柴、積也詩曰助我舉柴。○〔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

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朱氏曰〕馳。馳驅之瀌也。長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瀌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也。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射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則當之者。案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案二車以上依此。○〔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

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髃。餘繞反。爲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髃爲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言

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朱氏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者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祷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鄭氏曰〕同猶衆也○〔毛氏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董氏曰廣訓云麌衆也○〔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

○〔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旁。從彼以至天子之所。○〔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說文〕麌作噳。曰麋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伾伾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駓駓駿駿。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豵音於計反。此大兕餘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解見騶虞。○〔毛氏曰〕豵、一發而死。○〔朱氏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女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豝。豵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豵。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爲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東

萊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八句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雁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水鳥有形鴻大而雁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疾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蕭蕭未知所止也〔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東萊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牆也。〔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嗷嗷。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爲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東萊曰〕此非以不知爲慍。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雁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之金反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責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灋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極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賁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噦噦。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戊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戊之戊。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東萊曰〕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縣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匡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解見采芑。○〔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

子。〔歐陽氏曰〕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反忘。音亡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者。言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譌、僞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集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濂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爲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東萊曰〕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者。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譌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

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爲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疑畏。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與。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蘀。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落蘀也。○釋文曰。錯、厲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爲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他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尙有樹擅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東萊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殼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